

糾葛愛滋污名的男同志轟趴風潮¹

喀飛

一、前言

2004年1月17日，93名男同志在台北市農安街私宅舉辦藥物派對，警方帶著電子媒體闖入。經媒體大肆報導，光著身體只著內褲的男同志身影，不斷在電視新聞台強力放送，「轟趴」(Home Party)一詞成為「藥物性愛派對」及「男同志」的代名詞。

隨後，衛生署疾病管制局不顧篩檢的「空窗期」²，高調發表參與者HIV檢測結果有三成為陽性，刻意誤導形塑「感染者藉此轟趴散播愛滋」的印象，更讓「轟趴」自此成為「愛滋感染溫床」、「男同志=愛滋」污名的最代表性語彙，繼續強化社會／媒體對男同志

¹ 本文原本是2009年文化研究年會圓桌論壇「台灣當代男同志的文化展演與反思」的發言稿，修訂而成本文。

² 空窗期：通常初次做的HIV篩檢，其方法是檢測抗體，抗體需經過一段期間才會產生，感染HIV病毒卻驗不出抗體的期間稱為空窗期，大約是6~8週。也就是說，農安街派對當場檢測的結果呈現的是參與者6~8週前的身體狀況，並非當場是否感染的數據。空窗期後的二次篩檢證實，該次藥物派對中，因為使用保險套，並沒有新增任何一位新的感染者。

等同愛滋高危險群的刻板印象，也再次製造社會對愛滋、對性的集體恐慌。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多年來，沒有改變「高危險群理論」的防治基調，只要有男同志藥物派對被抓，地方衛生局被要求強制對參與者進行HIV篩檢，並且立刻對媒體發表感染數據。2008年起，更將大筆防治預算鎖定男同志社群，以（「抓到」一位男同志篩檢）六倍加權考績點數的誘因，強制要求縣市衛生局大舉「入侵」男同志空間，交出篩檢績效³。

「藥物性愛派對」從2000年開始就在男同志圈風行，台灣男同志投入這波藥物解放／性愛解放，承受著排山倒海的「性道德」與「愛滋污名」壓力，但身為參與者的主體如何看待、覺察與書寫這樣的歷程？不具生理成癮性的軟性藥物和性愛派對結合的發展歷程為何？對台灣男同志的性社交文化造成怎樣的影響？由參與者投入的書寫裡，可以找到哪些第一手經驗的樣貌？本篇發言稿試著以這九年來的觀察，記錄其中的片段樣貌，期待在圓桌論壇中引起更多的討論與回應。

二、發展背景與場域：襲捲當代男同志性社交文化的轟趴風潮

1999年，被稱為搖頭丸的MDMA（又名Ecstasy、E、快樂丸、搖頭丸、衣服）開始在台灣風行。有別於海洛英、古柯鹼等生理成

³ 篩檢評鑑報告書，詳見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於2008年11月28日記者會發表的「2008男同志場所HIV篩檢評鑑報告書」（http://www.enjoysex.org.tw/action_3.asp?ACTID=ACT081214171711192&myarea=3，性致勃勃網站「最新消息／活動快報」單元之「同志相關新聞」）。

癮性高、有戒斷症的硬性藥物，MDMA和大麻則屬於軟性／派對藥物，通常被使用在跳舞或其他派對場合。

引領風騷的 teXound 年代 黑道與男同性戀共聚一堂

在台灣開始風行的年代，MDMA一樣襲捲全球，在世界各地與電音文化結合，形成沛然莫可擋的瑞舞文化。位於台北南京東路的teXound在1999年興起，同時期，更多的電音pub也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他們共同被外界稱為「搖頭店」。

被暱稱為「台客爽」的teXound，以其引領風騷的音樂成為最受歡迎的龍頭。在國家公權力強勢介入臨檢的態勢下，前仆後繼的搖頭店無不應聲而倒，只有 teXound以強大的後台勢力，讓它在一波一波的臨檢中，屹立不搖，甚至獨領風騷，不斷吸引越來越多人投入這場身體的解放運動。其中投入聚集最多、最迅速的，就是男同志族群⁴。

早期，男同志到 teXound 跳舞，身旁常常是黑道大哥、大哥的小弟和大哥的女人。是什麼力量讓這些平常被勾勒為令人畏懼、避之唯恐不及的「牛鬼蛇神」，竟然可以與光譜上最不可能相遇的男同性戀融於一爐？搖頭丸帶來的親近感、擺脫禮教與道德束縛等藥物作用，在這個場域打造了一幅前所未見的畫面。

⁴ 這股巨大的搖頭風潮在男同志社群吸納的力道有多大，有個例子可以說明。當時，teXound 因為聚集的男同志數量的龐大，因此在附近還開了一家新的Gay Bar，叫做Going（已停止營業多年）。許多男同志在午夜一、兩點進入teXound之前會先到Going喝酒聊天。在teXound從初期靠近建國北路的原址搬遷至靠近復興北路的第二地點之前，當時新開的Going吸納的男同志人潮讓獨霸風騷10多年的台灣男同志夜店聖地Funky，全台第一把交椅的光環黯然失色，首度發生人潮下降的狀況。由此窺見當年teXound造成的連鎖反應在男同志圈社交空間的影響。

從搖頭店到趴場 身體與慾望的解放

與黑道小弟談笑風生，不是搖頭丸帶來唯一的和解現象，它也把愛ㄍ一ㄥ的人從網綁中釋放，把深受社會歧視、對身份出櫃充滿壓力的許多男同志心底的慾望徹底挖掘出來。這是後來轟趴盛行的原因。(編按：ㄍ一ㄥ是台灣用語，有矜持著、硬撐著、緊繃著而不動作的意思)

男同志開始大量湧入teXound，應該是從兩群男同志舞客在跳舞時把上身衣服脫去開始！逐漸吸引越來越多的男同志佔領teXound。甚至到後來，男同志從這家舞場的少數，變為超過九成的絕對多數族群。

MDMA使用時的親近感，讓舞客卸除許多外在的武裝，包括道德束縛、個人放不開的舊習慣、社會禮教規訓。搖頭丸的藥物效果不屬於迷幻，並不會改變人的本質，也不至於讓使用者失去自主意識；但是它召喚的是心底的想望，讓人回歸個性裡的原始，把被框架的個人潛質、慾念釋放出來。

在美好音樂的烘托下，使用者會有強烈的動力想要掌握身體的自主，而拋開衣物裸露上身的自然狀態，成為teXound裡男同志最釋放的動力。

帶著藥物解放道德枷鎖、解放身體、解放性愛角色的男同志在舞場派對活動後，發展出飯店派對續嗨的社交形式，也開啟性愛派對的風氣。參與過性愛派對、體驗過藥物與性愛逾越／愉悅的男同志人數逐漸擴展，人數增加的速度也讓其他未曾參與搖頭活動的男同志在尋找性愛對象時開始面對有人提出「ESP」(Ecstasy Sex Party，藥物性愛派對)邀約的衝擊，也開啟嘗試用藥的性愛經驗。

性社交場域的轉換 三溫暖與公園族群開始減少

男同志性社交的場域，從過去的公園、三溫暖，急速轉化為趴場。

搖頭店建構起來的社交網絡快速取代並凌駕過往的社交網絡。網路交友空間的成熟發展，提供這一波連結的新管道。最具代表性的是，2001年起人氣旺盛的公開約炮交友版面「薔薇留言版」（已經瓦解），以及至今仍屹立的男同志最大網路交友空間「UT」。

佐證觀察到的幾個指標——各地男同志三溫暖客群明顯流失、UT不斷湧現「ESP」的需求大增——可以證實藥物性愛派對數量的大幅擴張。全盛時期的藥物性愛派對，人數可以高達50人，甚至百人，高檔飯店是最常被用來聚集的空間。

隨著大型轟趴不斷地被警察臨檢抄的壓制，約趴管道逐漸從以往公開的「薔薇留言版」隱匿到更私密的人際網絡。轟趴規模也從過去動輒超過50人的飯店場域，轉移到縮小為5-20人的小型私宅場域。根據2008年上半年一項非正式的網路調查，200名投票者在過去半年內曾參與過的藥物性愛派對人數，20人以下的佔了九成，五人以內的則約佔五成。

轟趴名符其實地回到私密空間的Home Party，公權力卻依舊繼續打壓。闖入私領域抄趴，成為警察向媒體或社會宣示公權力的展演舞台。

而慾望，不是公權力可以打壓的。它，只會自己尋找出口。

公權力打壓下，不墜的搖頭空間

2002年6月8日，蘇永康在teXound被查獲搖頭丸，媒體大肆報導

，事件後，龐大的壓力逼得teXound走上關門之途。原班人馬在2004年悄然地以AXD之名另起爐灶，追隨者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更多。AXD於2007年初改名 Jump。名稱換了又換，參與派對活動的人潮沒有稍減，也從來沒有搖撼它在全台灣男同志圈，甚至亞洲男同志社群裡的盛名。

每月第四週，以「Follow Me」為名的派對依舊擠得水洩不通，甚至寸步難行。不只台北都會的男同志聚集，其他城市的男同志也視為「電音聖地」而前來朝拜，派對中不時可以聽到說著廣東腔的香港人、講日語的東瀛客、還有來自新加坡的男同志。

偶爾，警察仍會到Jump進行臨檢，音樂赫然停止，燈光大亮。雖然不再有早期把所有人帶回去驗尿的「壯舉」，查完身份證之後，還是會看到有幾個人被帶走。或者，穿梭在Jump外的警察巡邏車，還是牽動著外出者緊繃的神經，稍不注意，只要被警察自由心證認定有嗑藥嫌疑，就要面對警察突如其來的臨檢要求，看證件、翻皮夾，或甚至祭出帶回警局驗尿的手段。

儘管這些以公權力介入個人生活形式的威脅從來不曾消失過，男同志族群對於電音搖頭吧的需求卻依舊存在，而且參與者盛況不墜。

被稱為搖頭店的電音pub是男同志轟趴連結的發源地，在轟趴從2000年的大型活動轉入現今的小型聚會之際，全台最具規模電音派對裡的狂歡持續搖擺挺進。這種集體的挺進，帶著解放的意識，在國家機器隨時以法律伺候的強大壓力下進行著。

三、慾望書寫：《趴場人間》《搖頭花》男同志搖頭文化與趴場紀實

這是新一波的藥物解放浪潮。台灣男同志社交文化在藥物與身體關係改變的撞擊中，重新開啟了新的（用藥）身份認同、男同志情慾互動關係、身體自主意識；而警察臨檢、國家機器公權力、與個體自主等議題的辯證和論述，也蓄積個人藥物解放研究論述的新能量。

參與茫文化的男同志眾生，以肉身實踐了新的生命體驗，經歷激盪身體潛能的歷程，並且因為被法令壓制而將（用藥）身份隱沒於公開社會的抵抗或沉默經驗，讓許多人從不能公開的同志身份衣櫃，進入另一個噤聲隱姓埋名的「用藥者衣櫃」，繼續過著穿梭櫃裡櫃外的兩面生活。對個人身體控制虎視眈眈的國家法律，讓參與者面臨（在公開場合）說與不說的抉擇，其背後牽扯的是各種權力機制的壓制與消長。

這種壓抑與限制，使得捲起狂濤的藥物文化中，自身經驗的書寫與記錄，呈現與現實極不對等的空乏；不加留意關注，這些已有豐富累積的當代重要文化樣貌彷彿就要人間蒸發。特別是涉及親身經驗、可能指涉到特定個體名籍法律責任的第一手體驗，僅留下鳳毛麟爪。

《趴場人間》⁵與《搖頭花e-Flower》⁶無疑是這一波搖頭文化與趴場風潮中，最珍貴的紀錄與書寫。

《趴場人間》小說對男同志藥物文化的風起雲湧、轟趴活動的歷

⁵ 喀浪著，台北：基本書坊，2008年。

⁶ 大小D著，台北：商周出版，2005年。

史場景，有深刻的描述和紀錄。作者喀浪勇敢面對赤裸寫實的趴場實務經驗，以最直接、不掩飾的敘述，完成這篇文采飛揚、驚心動魄的小說，也檢視、紀錄這一段歷史經驗。

「2F」⁷雖然在「teXound」歇業之後，接收了大部分的搖頭客源，但也流失了不少害怕被臨檢的同志客群；而三溫暖的生意自從搖頭風盛行之後，就一直沒再起死回生過。(p. 8)

在續攤店、KTV包廂、露天派對、藝文特區都被警方頻頻臨檢、解high的狀況下，飯店和自己家裡可說是最保險安全，也最不會被打擾的地方了。當時在飯店及住宅裡辦的Home Party漸漸多了起來。……

那時幾乎天天可以在網路上看到有人張貼轟趴的消息。……有些人連搖頭吧都不去了，專心玩這種私趴，一方面顧到了安全和保險，另一方面，則是可以進行更刺激大膽的遊戲。(p. 9)

在網上找一般會被要求給照片或直接見面驗貨，合格的成坐上賓，賣相差的謝謝再連絡。……說起來這有點現實，遊戲規則訂的好像長得抱歉的人都沒有玩趴權利似的，不過這也算是一種過濾的方式，誰會希望在轟趴上遇到一大堆妖怪呢？又不是去觀落陰。……圈子裡的弱肉強食，人間冷暖，是非常可怕的，這一點我深深體會。(pp. 13-14)

喀浪的文學性描述風格，貼近轟趴現場的氣味與律動，重現趴場人物high翻天、對性不受束縛的翱翔姿態；也將慾望趴場發展出來的社交慣例與人情冷暖，在讀者面前重現。

故事中的男同志對性愛、對身體直接不扭捏的開放態度，層層疊疊引人入勝的情節，透過文字，宛如藥物冒險旅途上的山巒迭起。非常準確傳達現實中轟趴參與者的心境與實況。

⁷ 2F前身為@Live Pub，為提供teXound參與者在週日早上十點結束後續嗨的空間，後來發展為白天場的搖頭店，每個周日下午是最多人聚集的黃金時刻，成為teXound之外同時期規模最大的男同志搖頭店。

參加轟趴一定要用E (Ecstasy搖頭丸) 嗎？銀爺去的場子幾乎都有使用。試想我們是中國五千年歷史傳統思想包袱下的產物，要清醒時在一大群人面前做起來，真的幹不下去。撇開一些經驗老到的人不說，吃顆搖頭丸high了起來，要做什麼都無所謂。……轟趴中有些人會帶威而剛，到時候如果真的硬不起來，能夠派上用場。(pp. 22-23)

跟銀爺私交很好的主辦人叫大頭，他不只上面的頭很大，下面一樣驚人。我還記得他第一次遇到小鍾，就把他拖到廚房去比大小。當時我跟David也在場。「聽說你的也很大。」他對小鍾說，內褲順便一脫，把那話兒掏出來時，好像是去菜市場買菜，回到家把白蘿蔔拿出來一樣自然。我們那時E才剛上來，大頭的白蘿蔔跟小鍾的黑蘿蔔在我們面前搖擺，好一幅超現實的農村樂。(p. 36)

那是由男子們互相推擠的造山運動，興奮堆高近數以千計的高原地形，搓揉摩擦充血加熱，形成了初級喀斯特地形、陽具地貌，最具代表首推石林。飛過大陰莖小陰莖大石林小石林，大大小小陰莖陰莖……造訪蓮花峰、劍峰池、人間仙境、凌峰千仞、雙鳥渡食、象踞石台、鳳凰梳翅、出水觀音、千鈞一髮、石柱擎天……Mark和我像是生出了雙翅，似別人講述瀕死經驗般靈魂騰起，俯瞰趴場上空，飛越糾纏男體，用盡全力噴射，感受生命虛無…… (p. 38)

對於社會輿論想當然的「多P轟趴=高傳染風險」的想像與刻板印象，啫浪沒有遺漏去勾勒一幅讓愛滋防治官員意外的畫面。接近趴客用藥心境的詼諧筆法下，享受性愉悅／逾越的轟趴參與者、主辦者，對於趴場性安全同等重視的務實概念，比空喊愛滋防治口號、卻常不在意防治成效的官員還要有意義！

趴上大多會備齊足夠的套子和KY (潤滑劑)，有時還會提供Rush給大家聞，讓零號放鬆心情。這些都是要花錢的，想白幹一場的人千萬別想得太天真…… (p. 28)

保險套，潤滑劑絕對不可少。做1號要勤換套子，不要以為別人的命就可以糟蹋。曾碰過有的1號一次要服侍好幾個0號，但

換人的時候套子卻忘了換（有的是懶得換），這樣子很危險，要是上一個0號有病，那下一個被插的人不是很倒楣嗎？所以一根肉棒雖然是一對多，但套子記得只能one by one，用過一個就要換了。1號千萬別擔心在換的過程中工具會軟掉，基於安全的考慮，0號會有耐心等待的。（p. 34）

大頭後來在飯店開轟趴，不曉得那兒學來的鬼點子，居然在砲房裡安排幾個「性服務生」負責替人弄硬、吹硬，無所不用其極。愛滋防治做得好，還幫人帶套套，真佩服他的巧思。不過寶姨說性服務生最好不要碰，他們大多是條件較差的人，所以才會去做這種工作。不用付錢（聽大頭講還是志願役）又可光明正大地碰別人私處，何樂而不為？（p. 37）

《趴場人間》小說中有令人稱羨、被人前呼後擁的趴場寵兒光環，描繪性愛與藥物享樂場景的同時，卻也未逃避面對警察臨檢壓力下，參與者倉皇、動盪、氣憤、掙扎的情節刻劃。在令人拍案叫絕的字裡行間裡展露趴客遊戲人間的生命哲學，同時也讀到茫後清醒時，內心浮現的猶豫和內省聲音。

故事中的人物頗多叫人嘖嘖稱奇的特殊本錢、誘人體態，作者不只讓絢麗的情節綻放令諸多男同志飛蛾撲火的誘惑情節，也沒少了對於法律伺候下被勒戒者黯然失色的關切。夢幻與現實併陳地敘說著趴場文化的真貌。

隔一天，才知大頭家被抄了，大頭打來的，還懷疑是否是我們報的警。我們怎麼可能幹這種事呢？天地良心。我還怪他不接我電話，一定是那兩個醜人幹的事，面惡心也難看，吃不到葡萄乾脆放一把火全燒了，同志敗類，人渣。我們運氣好，大頭說，當天真恐怖，警察搜索狀都準備好，破門而入，那些人脫光光，有的還在辦事，燈一亮大家都傻了眼。警察的態度非常惡劣，叫全部人蹲在地上，媒體也來拍，毫無人權。

地上有套子和搖頭丸，大頭賴也賴不掉。「早說就叫大家不要戴套子」，大頭說。不過那些毒品誰也不知道是誰的，沒人敢

承認。後來全部的人被帶到警局去驗尿，有些被抓第二次還留了案底，事後繼續被追蹤，真是沒品到極點的國家機器，大家都被踐踏好玩的。

大頭被送去勒戒二十幾天，我和Mark跟他說，在勒戒所就好好表現，當個自學青年，表現良好說不定關一下就出來了，出來之後又是一條好漢。

不過大頭之後就沒有東山再起了，不是他不肯，而是他得小心，再犯可能就會被抓去關。圈子裡總是現實，大頭失去了光環，隨時也可能給人添麻煩，雖說他當時朋友很多，但也結了不少樑子。勒戒出來他依舊心癢難耐，只好跟著我們這一幫，到處去玩趴。一些人賣銀爺的面子，一些人就不賣了。至於那些嚐過大頭大屌的人，因為趴場裡的巨根總是不斷推陳出新中，所以他的也被人不屑一顧。(pp. 43-44)

有別於上述《趴場人間》聚焦於男同志轟趴場域的性愛體驗經驗，由一對男同志伴侶所書寫的《搖頭花e-Flower》則對於搖頭／瑞舞文化的社會結構和議題提出更深刻的書寫與討論。書裡從藥物使用者的眼光，凝視社會的種種文化現象與議題。

對於公權力無所不在的壓迫，作者大小D在看似俏皮的語句裡，卻隱隱透著批判的力道。

台灣，叫人失望得更徹底一點。首先，討厭的條子大哥整晚不用睡覺地到瑞舞場地，要你拿出那張自己都不想看的身份證。好啦，條子大哥也是為了怕舞會有壞份子的存在。那又怎樣呢？眾人心中只有愛與和平，也生不了啥是非。條子還會說：附近的居民抗議太吵了。真是活見鬼，台灣的戶外瑞舞不是在深山，就是在杳無人煙的海邊，想必那些千年古木和水底魚兒也會覺得來勁吧。運氣壞一點的，全部的人被抓回警局驗尿，呃……『順便』驗HIV，舞客人權與尊嚴蕩然無存。

除了條子大哥，窩裡反也令人頭痛。警民關係打點好了，紅包送了，輪到別家舞場打電話去報案（想必報馬仔也送了不少紅

包吧)，原因無他，就是戶外瑞舞的場子搶了他們的顧客。舞客只好像火山孝子，乖乖回到自己的「東家」去。

辦戶外場子兼創意楷模的DJ和舞場老闆們鷓蚌相爭，錢全變成紅包送給條子漁翁。到頭來，條子荷包飽飽，錢就從我們這些傻瓜身上榨來的。

從早幾年的大稻埕到近來的陽明山瑞舞，台灣的戶外瑞舞大多不得善終。為了這個理由，我真不想住在台灣。(p. 41, 〈R.A.V.E.R.〉)

台灣的藥物使用者面對藥物資訊缺乏而必須「以身試藥」的戲劇性經驗，在大小D的筆下，成為自我解嘲的搞笑故事。戲謔之餘，不忘記輕描淡寫卻寓意深遠地點出，(在法令限制下，除了官方恐嚇式的負面資訊)藥物使用者完全無法取得正確的藥物辨識資訊，透露出對於使用假藥經驗的無奈與評議。

那是個星期五，我們打算用新買的藥去給他好好一幺一下，不過多疑的我害怕有買到假藥，就跟大D說，我們應該先在家裡試試看，看到底有沒有用。於是，我就吃了一個那粉紅色三角形。

哇靠，那時候我還想，真是好吃，還是柳橙口味的，喜孜孜地跟大D報告，結果話還沒說完，我就倒頭大睡，睡了整整三個小時，連party也錯過了。

我猜，這一次含淚播種，換來的是FM2，或是某種適合加在果汁裡的迷姦藥。

後來，大概是連孔子都看不過去了，終於讓我們認識了真正有用藥的朋友(哈利路亞!)，我們就開始過著有藥(而且是真的藥，最多只是不強)的生活了。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吃到真藥，或是有人教我們如何辨別藥物真偽的話，也許這條路走來會容易點。但這樣也好啦，原來，『含淚播種』是應在『以身試藥』這件事情上啊!(p. 38-39, 〈我們的假藥經驗〉)

書寫者的藥物體驗，不單單是描繪藥物作用當下的狀態與感受

，對於幻旅之後的身體狀態和日常生活的交疊經驗，也記錄了當下的有趣心境。社會輿論總是認為：「藥物使用者生活必然墮落混亂」、「幻旅經驗與日常生活必然勢不兩立、格格不入」，大小D的這段故事，不露痕跡地翻轉這種刻板印象。

我已經記不得我們何時開始收看這個節目，可是自從開始嗑藥，收看「玫瑰瞳鈴眼」就變成我們每周幻旅的最後一站，嗑完藥的周日晚上，看完「玫瑰瞳鈴眼」，我們才能安心地上床睡覺。

損友們總是對我們的行為嗤之以鼻，雖然不便當面表示我們的行為實在有損「嗑藥雅痞」的電音前衛形象，但是我們當然看得出來，那些微笑的背後，還真是歐買尬的「玫瑰瞳鈴眼」啊！

.....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集講一個叫做阿蓮的可憐女人，遇人不淑，.....真是好悲慘。演員演得落力，我在電視機前面也哭得不落人後（E後憂鬱嗎？），只覺得阿信也沒她偉大。隔天我還不遺餘力告訴同事我的真情流露，結果同事紛紛走避，像是怕被傳染蠢病，險些與我割席絕交。

唉！大家怎麼都這樣不了解「玫瑰瞳鈴眼」呢？其實「玫瑰瞳鈴眼」是很有深度的啊！.....經常採用艱澀的倒敘手法，.....有時候，甚至還會在真凶的倒敘中，再加一段倒敘，.....看！這是雙倒敘呢！.....

還有一些人其實很愛看，可是他們經常不好意思說，.....

唉！何必那麼「一」呢？身為一個「玫瑰族」，又不是痔瘡或石女，當然要驕傲一點。如果大家在E後都看這個節目，搞不好就再也沒有E後憂鬱這檔子事情了。（pp. 59-63，〈我愛「玫瑰瞳鈴眼」〉）

《搖頭花e-Flower》和《趴場人間》書寫的對象和紀錄大都是1999年至2003年或2004年左右的場景。經歷過teXound最早時期空間經驗的大小D，緬懷起早期那段「開疆闢土」年代的故事與記憶，忠實

地紀錄著有別於主流媒體報導中刻板描述的特定人種，反而是三教九流在teXound共處一個屋簷下的精彩多元樣貌，以及用藥初始對於藥物解放後親近感所帶來的和平的美好夢想。

我們這一群瘋癲，曾經因為同性戀的身份在teXound遭黑道小弟掌摑。它的廁所是如此污穢不堪，髒到你覺得蹲在馬路邊大便還可能比較文雅乾淨。煙霧瀰漫加上地板黏滿口香糖，會讓你心疼自己的肺和新款上市的New Balance慢跑鞋……。即使缺點這麼多，它仍曾經是電子舞棍冥思與狂喜的聖殿。

teXound不甚乾淨，也不甚安全，卻是當時全台北電音放得最好的地方，也是最包容的地方。你可以看得到舞跳得最好身材最好的男同性戀、將電音跳得像搖滾的女同性戀、跳得最糟的台客、出場的妓女和嫖客、還要趕畢業論文及期末大小報告的研究生大學生、電影剛剛殺青的導演和演員及後製人員們、愛書寫騙錢的文藝作家……三教九流，除了保守的小中產和有道德潔癖的人外，社會最底層和最上層的人都在這裡。一起進行一個既神秘又狂喜，仿如以身體獻祭的異教儀式。

某個周日的清晨九點，有個同性戀對著台下狂舞螢光彩帶，二、三百個同性戀在台下蹦蹦勁舞。太平日子就是這樣吧？我們沒有經過戰亂和遷徙流離的這一代，總以為人人平等沒有歧視的日子是會來的。而我在teXound，似乎看到這樣的烏托邦。這樣的光景曾經讓我感動得想哭，台灣瑞舞文化似乎正在生長中，走向一個不分性傾向/性別/種族/、HIV+/HIV-的大一統。(pp. 118-119, 〈緬懷teXound〉)

四、結語：

MDMA／搖頭丸創造了一個歷經藥物文化洗禮的新世代，參與者前仆後繼、不斷擴增的現象，說明了法律體制、國家機器警察再怎麼強勢取締、恐嚇，仍然無法阻擋這個世代對藥物解放的需求。即使保守團體強勢修改兒少法的同時，讓性污名更強化、性權飽受

侵犯，衛生主管部門從不間斷以「高危險群論」繼續複製「男同志=愛滋=多P轟趴」的愛滋污名，投身藥物轟趴場域歷程的男同志依然真真實實地存在。

被法律與國家機器壓制的（派對）藥物文化、被污名化妖魔化的性愛轟趴，在社會輿論的描述中，只被呈現充滿負面評價、甚至遠離事實的述說；對於藥物使用者與性愛轟趴參與者的真實人格及各自不同的生命脈絡，還有藥物、轟趴文化背後更繁複的性社交樣態、同志社群的互動形式，全都因為不符合主流價值中的特定生活形式，而被刻意打壓，停滯在「罪犯式」、「妖魔化」的膚淺、單面向描繪。

到底ES轟趴是如同衛生單位、社會輿論描繪的、應受譴責的（感染）危險場域？或是男同志追求慾望解放、身體解放的個人生活方式選擇？

在輿論不斷譴責ES轟趴參加者，甚至污名內化到部分男同志自身也跟隨大罵轟趴參與者，這樣的性道德訴求和忠貞論述，真的能夠、或真的是為了減少愛滋感染者的增加嗎？或者，僅僅是對感染者污名的強化呢？

男同志如果真的能夠做到不搞ES性愛轟趴，難道這個虛假的社會就真的能減少對同志族群的污名嗎？

防疫不應該是超越性權、人權的更高價值。更何況，現行官方防疫基調的「高危險群理論」和「只講篩檢績效，不管真正防疫成效」的政策，實在經不起嚴格的辯證與檢驗。

在男同志族群追求多元性自主的實踐經驗中，性愉悅與性安全並不是必然得切割或取捨的對立價值。然而防疫官員和社會主流輿論只會打壓特定族群的多元性實踐、個體生命經驗的探索，空談以

主流性道德論述為基礎的防疫手法（單一性伴侶），對性少數的基本性權、感染者的社會處境視而不見，甚至加入成為深化污名的幫兇，不只讓愛滋防疫成為緣木求魚的空談，製造整體社會對愛滋集體恐慌的錯誤政策，反而讓更多人陷入無知的感染風險處境。

轟趴風潮如同一股巨大的浪潮，男同志社群無可逃避地站在浪潮之上，觀察與紀錄這一個世代面對浪潮的身影，無疑檢視這一個世代，到底是透過轟趴風潮激盪出新的運動能量？或者是一個不小心，被這巨大的浪潮吞沒滅頂？

在浪潮來得如此迅速、猛烈的當下，我們先行捕抓到刻劃入微的書寫，也藉此紀錄整個轟趴文化場域演變的脈絡，提供為當代台灣男同志文化現象展現與省思的基本素材。

過去近十年以來，男同志轟趴風潮在背負傳布愛滋的譴責聲，以及對愛滋、對性的污名化的原罪糾葛中，整個男同志社群持續以對抗迎戰或閃躲相應不理的不同策略，各自尋求安身立命之道與性身份實踐的場域。台灣同志運動史對這一個世代的紀錄少不了這一筆。